

中西诗歌比较

——漫谈华兹华斯与陶渊明、徐志摩诗歌比较

徐 畔

(哈尔滨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哈尔滨 150080)

摘要:中国诗词讲究含蓄,以淡为美,而英美诗歌则比较奔放,以感情激越为胜。比较可以看出共性,也可以看出个性。不同民族的文学在平行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殊途同归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确有所反映,中西的诗歌虽然有各自不同的文化底蕴,但我们从中还是可以寻找到彼此的影子。从华兹华斯与陶渊明、徐志摩诗歌的比较入手,主要从相似之处来探讨中西诗歌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关键词:诗歌;比较;华兹华斯;陶渊明;徐志摩

中图分类号: J0-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6714(2006)12-0015-02

诗歌被誉为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和最高体现,同时诗歌也是时代、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中西方诗歌迥然不同,分别体现了中西方的文化、艺术、美学、文论的综合成就。对中西诗歌进行比较既是文化交流的客观需要,也是研究和发展我国诗歌的主观要求。

华兹华斯和陶渊明是英、中诗坛上杰出的田园诗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度,彼此也无影响,然而却有着不少相似之处。他们都热爱淳朴宁静的田园乡村,并以之作为人生的归宿和诗歌创作的源泉。他们写下了许多清新优美的田园诗篇,其诗都以平凡的内容取胜,以平淡的风格见长。他们的田园诗既表现出审美之心的相通性,也表现出文化传统和个人思想的差异性。

一、自然之爱

华兹华斯被雪莱称为“讴歌自然的诗人”,陶渊明也以描写田园风光著称。

两位诗人如此钟情于自然,与他们特定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他们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都是在风光秀美的田园乡村中度过的。

除了环境的熏陶,两位诗人的生活经历也加深了他们对自然的热爱之情。他们都出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和反感而退隐田园。在他们心目中,大自然就是人间的净土和乐园,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他们把自己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都倾注到自然景物中去,化为了一首首情意浓远的田园颂歌。

而两位诗人对自然的爱,又有着各自的特点。可谓一种爱心,两样情怀。

华兹华斯对自然的爱,包蕴着对博爱理想的追求。他曾经宣称:“诗人是捍卫人类天性的磐石,是随处都带着友谊和爱情的支持者和保护者。”由于他把大自然看做完美和谐的象征,所以他把自己对人类、对生活的爱都移情到自然山水中去了。

陶渊明对自然的爱,蕴积着对自由的向往。他从小在接受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教养时,也受到道家顺应自然、崇尚精神自由的思想濡染。诗人“质性自然”,看不惯官场的虚伪污浊,在宦途生涯中常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并以“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等诗句表达了自

己渴望自由的心境。他向往田园生活的自由——一种能保持内在完美的精神自由。《归园田居》其一则充分表现了他摆脱尘网,重获自由的欣喜之情。

二、道德情感

他们不仅热爱自然,歌咏自然,还常常给自然赋予一种人伦的、道德的美,表现出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

华兹华斯的道德感源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理想。他向往一个平等博爱的社会,追求一种普遍的道德人格。受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华兹华斯十分崇拜自然。他痛感人性的沦丧,认为自然对陶冶人类情操具有某种道德价值,人在观照自然时可以获取道德的教益。

陶渊明的道德感则源于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弃官归隐,是对现实绝望之后选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其主导思想是儒家“独善其身”的道德准则。对陶渊明来说,道德价值之源不在客观外界,而在人的心灵之中。只要向内挖掘,便可使之发扬光大。

思想立足点不同,诗歌中的审美价值取向也就不一样。

华兹华斯怀着泛神主义的自然崇拜,常常在大自然中发现一种道德的、品格的美。这种自然的道德美并不表现在具体的自然物上,而是存在于完美和谐的自然交响曲中。自然界仿佛有一种神灵的存在,有某种力量在一切事物中运旋,它能感发人心,启迪人性,把人引到高尚的精神境界。

陶渊明则相反,他总是选择最富有象征性的自然物来表现人内在的道德美、品格美。“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诗人把内心的崇高理想倾注于外物之上,通过菊花、青松等自然形象再现其理想人格。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正是从诗歌中看到了诗人高尚的道德情操。

显然,华兹华斯的自然道德化,是将外在自然人性化,由外向里渗透,与人心交融。诗人推崇的是客体的力量。陶渊明的自然道德化,是将内在人性自然化,由内向外伸展,与自然产生默契配合。诗人强调的是主体的价值,一向外求索,一向内发掘,这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反映了中西文化的不同个性。

三、创作原则

两位诗人不仅把自然作为诗歌创作的对象,而且取其不假人工的天然气质作为诗歌创作的原则。

华兹华斯说过:“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作题

收稿日期: 2006-10-26

作者简介:徐畔(1975-),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英语系教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材……因为在这种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

后人评陶诗，多称誉其诗风的平淡自然。朱熹说：“渊明诗所以高，正在其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

两位诗人的田园诗都具有以表现日常生活为特点的平淡风格，但平淡中包蕴着不同的个性。

华兹华斯是浪漫主义诗人，十分推崇主观想象力，他常以自由而活泼的想象，给平凡的景物赋予一层理想的色彩。一只平凡的杜鹃鸟，在诗人心中会变成“无影无形的精魄”和“飘忽的音波”。

陶渊明并不追求诗歌创作中的浪漫想象，他以写实的手法描写田园风光和自己的村居生活。但他又不止于客观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的乐趣。明人胡应麟指出：“元亮得步兵之淡，而以趣为宗。”平淡自然而有真趣，是陶渊明诗歌的独特风格。其真趣中饱含着诗人对自然和人生的深切感受。《读山海经》其一颇能反映他的这种艺术追求。“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诗行里洋溢着派勃勃生机，在这心灵化了的田园生活气象中，我们能感受到诗人的人生乐趣。苏东坡说过：“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

两位诗人正是以他们独树一帜的平淡诗风，在各自的国度里，开创了田园抒情诗的新天地。徐志摩和华兹华斯都常通过写景抒情和自然景象，表达思乡、怜悯、恬静之心。徐志摩与华兹华斯对自然的共同兴趣如此接近，不能不说他是接受了华兹华斯的影响。徐志摩把自己的各种人生观和人生理想都融入了大自然的景物和气象之中，正体现了华兹华斯“人类的感情与自然的美好景物是相联合的”自然观。

例如华兹华斯的《水仙》中的意象呈现出和谐优美的意境，那是人与自然或人与人的和谐，这里看第二、三节：

犹如群星在银河，
形影绵绵光灼灼，
湖畔蜿蜒花径长，
连成一线无断续。
一瞥之中万朵花，
起舞蹁跹头点啄。
湖中碧水起涟漪，
湖波踊跃无花乐——
诗人对此殊昂，
独在花中事幽蹑！
凝眼看花又看花，
当时未解伊何福。

诗人写了湖泊、碧水、小河、花儿等意象，这些都是浪漫主义诗歌中常见的景色。在这里，湖边树下丛丛水仙翩翩起舞的意象，跟诗人心心相印，成了诗人快乐的伴侣，在诗人孤独寂寞时给他无尽的慰藉。诗人长年隐居在明媚的英格兰湖区，在冥思和苦想中度过了大半生，他主张更多地描绘大自然，用自然陶冶人们的情操。这就与徐志摩在精神上的追求十分相似，徐志摩是“自然的崇拜者”，认为自然有“无穷无尽的意义”，一切伟大、深沉、清明、优美的思想，都根植于天籁中、云彩里，根植于山势与地形的起伏和花草的颜色与气息中。正如徐志摩的《乡村里的音

籁》：

小舟在垂柳间缓泛——
一阵阵初秋的凉风，
吹生水面的漪绒，
吹来两岸乡村里的音籁。
我独自凭着船窗闲憩，
静看着一河的波幻，
静听着远近的音籁——
又一度与童年的情景默契！

通过两者的比较，无论是在作品的诗情格调方面，还是在作品的韵律结构方面，都使我们感觉到，在徐志摩和华兹华斯同样清丽而和谐的诗行里，都融入了优美的蓝天白云、山光水色和恬静优美的心绪，这是意和象的结合，使我们感受到同样的浪漫诗歌的风韵。这一点我们在华兹华斯的《这世界》、《露西》、徐志摩的《五老峰》、《一星弱火》等其他的抒情诗中都能找到例证，他们都创作出了人类的情感与自然美景和谐结合的绝美意象。

比较而知，徐志摩接受华兹华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崇拜华兹华斯，模仿华兹华斯，把华氏的诗歌视为“不朽的诗歌”，把华氏当年隐居的湖称为“柔软的湖心”，当做自己神往的境界。两位诗人在题材、意象塑造、艺术手法、诗体结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类同影响的痕迹，异曲同工而又斐然出色，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西审美习性及倾向不同产生很大的差异，这些与各民族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化氛围以及民族思维有关。任何一种其他民族的东西在进入一个陌生的民族内部时，不可能完全不发生变异，这种变异既是其融入其他民族文化的必要条件，也是自身发展吸收的结果。而这种变异的结果有两种：一是消灭其他文化、特别是落后民族的文化，一是两者的结合，最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中国古代前一种现象经常发生，而到了近现代，由于每个民族的文化沉淀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后一种情况司空见惯，而且世界文化交流的趋势客观上也要求异文化之间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文化融合是不以消灭一方文化为代价的，毕竟每个民族的发展都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消灭文化的现象是不可能发生的，文化一体化的论点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文化存在的不可通约性决定了文化的个性。偏激一点，我们不妨提出这样的论点：文化一体化等于没文化，消灭文化。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全世界所有的民族只共同拥有一种文化，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情景？每一种文化的产生、发展甚至灭亡都有客观规律的支配，如果以非客观手段强行消灭一种文化，必然会受到惩罚。在中外历史上这种教训不是不深刻。因此，我们并不能提出单纯的融合要求，中西的交流不能以消灭一种文化为目的，否则后悔的必然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民族。

通过中西诗歌的比较，我们不可能得出谁好谁不好的结论，每个民族、每个地域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文化只存在差异，不存在优劣。我们的诗歌在很长时期内有令我们、甚至子孙后代骄傲的地方，但诗歌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值得骄傲并不代表可以故步自封，只有不断完善、发展，我们的诗歌，我们的文学才可能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钱晓玲〕